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里乘 卷十

記粵寇倡亂之始 粵寇倡亂之始，傳聞不一，今據近是者記之。初，粵西潯州府桂平縣某鄉有古刹，蕪廢無僧主持，鄉人士遂設為公所。中舊供關聖、觀音諸神塑像。因共傭一人居守，奉香火兼司啟鑰、掃除等役。土豪韋鎮，故虎而冠，素惑於天主教，崇奉甚嚴。其黨三千餘人，議建天主堂，因噤韋至刹，擯諸神像，改祀天主，傭者恐乾眾怒，拒不許。韋訶之曰：「爾敢抗吾耶！爾但聽吾命，脫眾有議之者，有吾在，不預爾事！」傭者懼其橫暴，不得已從之。無何，眾至刹，見之，果大嘩；及詰傭者知其由，益怒，群擲天主於地蹴毀之，仍供諸神如初。韋之黨耳其事，報韋，韋怒往與眾理，語多悖謬。眾竊議曰：「察韋氏子所言所行，殆病狂，必及於禍。吾儕須早為之計，先發制之，庶免波及鄉鎮。」固有巡檢，才頗明乾，眾詣，備訴崖末，乞發弓弁往擒韋及其黨之魁。巡檢謂：「非細故，位卑恐乾上官議孟浪好事；且韋黨甚眾，如不能就擒，更速激其變，必須計萬全乃可行。」眾曰：「公第聲言奉郡密檄，訪緝左道惑眾者，不須公為力，吾儕自有計縛獻麾下。然必公親往，方能有濟，否則姑息遺患，為不摧，為蛇奈何！異日事發，公亦不能辭咎。」巡檢深然其言。爰率眾往，乘其不備，遂擒韋並其黨十餘人。星夜檻馳赴縣，同謁縣令，委曲白所事。令素選儒，聞眾言，噤不敢聲，意頗嫌眾等多事。比謀諸幕賓，謂宜請郡守主裁；令如言謁守，守亦茫無灼見，惟命暫將韋等下於獄，待讞得左證，再如律處治。韋等既下獄，令殊不以為意。既而韋在獄上書訟冤，毅然以崇奉天主教自任，不少諱；且言世上天地、君親、祖宗、神祇皆聽命於天主，可惜世人不察，吾將大倡其教，普救天下。並求釋放出獄，宜反坐巡檢等人結黨畔道罪名云云。滿紙邪說，令置不理。韋之黨知令庸弱無能，將謀劫獄。鄉人士偵知之，亟白令，乞為備；因謂韋所上書即可據為左證，速治其罪，無使滋蔓，令但笑謝之。韋之黨聞鄉人士所言，怒甚，遂劫韋等於獄。首報怨於鄉人士，大肆屠掠，倖免者十之一二。此倡亂之始也。

記粵寇渠魁事跡

洪秀全，渠魁也。藉名捕魚，出沒海中，專務劫掠。其黨散佈港汊，一遇商舶經過，吹唇聲號，各港聞之，頃刻蜂集。劫得貨財，悉先上之洪，而後瓜分。賈客罹其害者，指不勝屈。洪素與相者楊秀清善。楊先業儒，應童子試，屢黜於有司，窮乏不能自存，遂棄儒賣卜，以資餬口；性極狡黠，能察言辨色，臆斷吉凶禍福，多奇中，人頗神之。緣嗜博，博又輒負，賴洪時濟其急，心德之而欲有以報。爰時以非分諂之，謀不軌。嘗與洪之黨飲酣，談天下形勢及用兵之法，瞭如指掌；並謬稱洪相貴不可言，然捨己不勝臥龍任。洪黨信其言，欣述於洪，皆頓首稱賀，洪益自負。會韋逆劫獄倡亂，恐勢孤不足抗大兵，知洪有異志，其黨乃往說洪，奉為偽天王；以楊秀清為軍師，稱偽東王，韋自為大將軍，僭稱北王；又以蕭朝貴為偽西王、馮雲山為偽南王。蕭、馮兩賊事跡不得其詳，或曰皆海洋劇盜耳。

石達開

石達開者，以財雄一方，素慕遊俠，好結納而不擇其人。門下食客實繁有徒，類多無賴。石居恒惟日與健兒馳馬較射、擊毬舞槊以為樂。先是，其鄉有峻嶺，為劇盜所據，劫取過往財物，無幸脫者。有閩客挾重資經此，聞而心悸，久耳石名，因投刺踵謁，備陳哀曲，乞庇護。石憐而許之，款留少住，將擇健兒衛送過嶺。盜聞之，怒甚，率其黨百人徑至石家，欲圖擄奪。石聞盜至，令開門召入，告之曰：「壯士之所欲者貨財也。第念閩客挾重資拋離鄉井，以謀得什一，意良苦。今壯士不諒其衷，將盡攘為己有，彼則本之不存，利將焉望？僕也滋不忍，敢為緩頰。」因准閩客資約計五千金，乃解囊如數列金於幾，謂曰：「聊備不腆，敬獻壯士，代客請命。倘壯士矜而有之，即不啻身受其賜。」群盜相顧歎曰：「人言石公重義輕財，信然！吾儕所為，殆非人類！今重違公命，但令閩客就道毋恐。然公所惠豐腆，受之有愧，敢辭。」石大悅，治席為閩客祖餞，兼酌群盜。酒酣，彼此傾吐肝膽，意氣契洽，相見恨晚。席散，閩客拜謝而別；群盜興辭，石仍出前金慇懃投贈，推讓再三，始受其半。群盜既歸，感石，謀有以報之。值石初度，因備奇珍異寶、錦繡牲醴之屬往為壽。石大合樂，宴客三日，盜亦在座。有與石挾嫌者，密報邑令，謂石時藏盜於家，恐不免為地方之害。令正患盜，聞言，亟督兵役馳往，圍其宅，並石與盜盡擒之，禁於獄中。石與楊秀清故為莫逆交，嘗貸楊金而不責償。楊既為偽東王，欲報石德。會石下獄，遂劫出之，稱為偽翼王云。

里乘子曰：粵寇之變，雖曰天運使然，而人事究亦難逃其責也。我聞金田嘯聚，其初黨羽不過三百餘人，向使地方有司果能設法化導，格其邪心，固善；萬一若曹執迷不悟，即乘其勢尚未張，一鼓殲之，消患未形，亦不為虐。所謂去莠安良，亦賢有司之責也。乃計不出此，卒使星星曜火，燎及昆岡；涓涓洑泉，蕩成巨浸。迨順流下竄，竊據金陵，十餘年來，沿江一帶民無完居，屠毒生靈不可數計。試觀其猖獗無忌，形同梟獍，不真令人髮指哉！有自粵西來者，言眾賊實無伎倆，即韋逆而論，以巡檢下僚督眾往捕，如縛雞犬，其易可知。似此巡檢膽識亦殊過人，而大吏聞之，不賞其功，反怪多事，時事如此，真可浩歎！故當其金田倡亂，都人士懼其被累，亦曾密白邑令，邑令曾密白郡守，郡守曾密白司道巡撫，皆一一瞪目相視，默無一語，大都意存諱盜，粉飾偷安；方且以持重自矜，決不肯輕舉妄動，激生事端，致掛吏議。噫嘻！為虺不摧，為蛇奈何！忍之須臾，而孰知後日之禍如此之烈哉！予虎口餘生，備嘗艱苦，間關萬里，僥倖生還。回憶十餘年來目擊流離瑣尾情形，時復傷心酸鼻。而推原其始，當日之為封疆大吏者，雖百身亦豈能贖其罪哉！

書秦小羅

初粵寇陷金陵，偽東王楊賊秀清就何紳宦住宅改造偽王府，窮極奢侈。又制廣大榻，可容十人，每夕輪選所掠婦女九人伴寢，淫嫖無度。婦女之含羞齷忿、抑鬱以死者踵相接也。一日，楊賊夜宴，庖人進面一簋，時賊已中酒，不能食；以食侍者，七竅噴血，立斃。賊驚且怒，以人之謀鴆己也。盡出所有婦女不下千人，發偽官研訊。偽官承賊意旨，將次第嚴加榜掠。忽一女年可十六七，柳眉蘊怒，杏靨含嗔，嫋娜而前，嬌聲喝曰：「謀鴆殺楊賊者，我秦小羅也！不預他人事。」偽官詰之，曰：「自賊陷城，不幸門慘遭屠戮，我被擄在此，所以暫緩須臾無死者，原欲乘間手刃賊首，以泄家國恨。奈苦無兵械，又不得當，只藏有砒屑少許，為他日自盡地，適見面心動，因潛下之，將圖一快意，雖粉骨亦甘心焉。今計不成，數也！然觀賊所為必膺天誅，特時未至耳！我死固不足惜，獨怪爾曹儼然鬚眉男子，孰非食毛踐土，竟腆顏事賊，為之爪牙，受其豕畜而犬噬之，一旦天兵雲集，醜類盡殲，漏網難期，噬臍莫及！而爾曹誤入迷途，不知早為自新，智反出我女子下矣！不亦羞乎？」偽官聞言，俯首愧汗，箝口無語。會楊賊偽旨疊次敦逼問狀，偽官不敢諱，遂以實告，賊怒，命寸磔以警眾。小羅引頸受刃，全無懼色，賊黨見者多竊竊稱歎。越日，偽官竟慚悔自經以殉。小羅，名敷，金陵人。偽官姓名里居無可考。

里乘子曰：方粵寇蔓延，兩江總督某以封疆大吏奉命九江防剿，遲遲其行，卒乃掩耳盜鈴，開門揖盜，長江上下縱橫袤亙千餘里，城郭閭閻悉罹烽燹，彼雖一死，不能蔽辜。試繩其初，心豈有涓埃計及於報國哉！小羅，一女子耳，猶知以泄家國恨為重，同一死也，小羅之死重如泰山矣！君子於是悲小羅有殺賊之心，無殺賊之力；而又歎兩江總督有殺賊之力，無殺賊之心。天下事何其相左也！觀小羅所言能使偽官慚悔自經，而凡天下之為鬚眉男子者，能不聞風興起乎！

書傅善祥

傅善祥者，亦金陵女子之授偽職為女丞相者也。容華媚冶，資性儇黠。幼讀書，粗知大義，詩賦文詞頗能暢曉。年十六，嫁同邑王生。生故寒素，為人樸鈍，齒逾弱冠，猶艱於一衿。傅自歎所適不淑，每庸奴其夫。生心雖嫌之，而口不敢言。嘗應童子試，被黜歸，傅適在門，他顧若無睹，生悲訴之。傅謂讓之曰：「困，休矣！為丈夫者，年二十許尚不能博一衿，猶負氣嚇婆子，復何為者！可惜妾非丈夫耳！假若妾易釵而冠，莫道一衿，即掇取科第亦易易也。困，休矣！作此醜態誰耐看耶！」生聞言，益恨恨，

由此，夫妻積不相能。既而粵寇陷金陵，生亡去不知所之；傳被擄在偽東王府。楊賊既悅其色，傳又自銜其才，賊大加寵任，官以女丞相，凡偽文往復，皆歸司掌。楊賊與傳嘗同飲，酒酣，戲撫傳背作驕態曰：「孤以匹夫起市井中，提三尺劍從粵西順流而下，所過郡縣，聞風奔潰。今雄踞江南，貴為東王，偶一聲呼，全軍聽命。後宮美人充下陳者以千計，大丈夫處世如斯，亦足矣！以卿視孤亦可謂一世之雄也耶？」傳時亦微醺，恃寵忘形，不覺吃吃笑答曰：「困，休矣！爾不過粵西一小賊，幸逢劫數，乘間竊發，才竄得江南一隅地。內受制於天王，外受困於官兵，而猶自足驕人，復何為者！可惜妾非丈夫耳！假使妾易釵而冠，莫道江南，即縱橫天下，亦易易也！困，休矣！作此醜態誰耐看耶！」賊初以傳必迎合其詞而加諛焉，今聞所言，殊出意外，乃勃然變色，怒叱曰：「賤婢！安敢侮孤耶！」立命幽諸空室，遲明加誅不貸。詰旦，偽執法者請行刑，楊賊悔之，而赧於反齒，漫應曰：「賤婢侮孤，罪固不赦，但係女官，不敢自專，是不得不請命於天王。」遂具狀上於偽天王。洪賊秀全以事無大小，皆楊處分，此細故，何獨請命？沉思良久，笑曰：「我知之矣。」爰降偽詔曰：「按狀，女丞相傳醉侮東王，大不敬，罪應立決；但念其頗著微勞，且屬酒後失言，姑恩從末減。著荷校，七次禮拜而有釋之，仍許復官辦公自贖。」賊中故奉左道，七日禮拜一次，七次，蓋四十有九日云。楊賊接偽詔大喜，即命將傳荷校於中庭。傳亦深有怨悔，因取楊賊舊所貽金條脫一雙，解自所著紅羅訶黎子裏好，遣左右齎還楊賊，並附以書曰：殿左女丞相臣妾傳善祥誠惶誠恐，死罪死罪，上書東王殿下。竊以臣妾遭逢高厚，福薄災生，醉後失檢，出言無狀，冒犯於王，主賜臣妾死，臣妾何敢愛其生？今乃曲施矜全，不加誅戮，僅予荷檢，聊示薄罰。臣妾再生，實王所賜，犬馬有知，能無感激！惟是臣妾自獲罪以來，五中憂懼，神思愴怳，如失魂魄；藐茲孱弱，斷難久存。蒲柳之質，雖見有於風霜；螻蟻之命，究莫保於旦暮。在臣妾猥以女流，忝叨異數，平章巾幗，宅揆綺羅，榮幸已極，死復何憾？但念未列妃嬪之隊，而寵逾粉黛三千，特膺宰輔之權，而報乏涓埃萬一。悵對玉葭，難倚托於今世；願求環草，當銜結於來生。金條脫一雙，王所嘉寶，臨死遣使齎繳，裹以自著紅羅訶黎子，褻服不恭，藉寓親愛。倘王異日垂念微勞，見物如見臣妾可也。伏惟起居，萬福珍攝千金。不盡欲言，祈賜省覽焉。楊賊循誦來書，摩弄二物，心大不忍，急踴躍出，見傳荷校垂淚，如蟲網幽花，輕盈帶雨，益覺楚楚可憐。遂不終日，命劈其校，遑待七次禮拜乎！傳既脫校，將屈膝謝楊賊，掖而止之，仍以金條脫為納兩腕，攜手而歸。自是寵愛較前有加。

里乘子曰：善祥始以恃才而反目於夫，繼以炫才而辱身於賊。甚矣！女子之不可有才也！吾獨怪與秦小羅生同里閭，乃一則以圖賊而甘蹈於死，一則以媚賊而苦求其生，跡其兩人行事，一薰一蕕，真判若天淵矣！試為顧名思義，小羅固不難繼美於羅敷；若善祥者，則無善可稱，不祥莫大焉！

易容之

粵東有豪傑之士易容之者，少孤貧。十二歲時，為駐防漢軍劉氏家牧馬，性廉介，除歲入傭工錢三五千文，一介不取。劉家甚愛之。弱冠，忽不辭而去。劉使人蹤跡之，竟不可得。越年餘，劉僕過委巷，見易於此設地市，羅列無多長物，生涯亦殊冷落。僕笑問曰：「子胡為者？主人遇汝不薄，胡為不辭而去也？」易但笑而不答。僕又曰：「自汝去後，主人使人遍求之不得，思汝殊甚。我觀汝生涯亦殊冷落，盍偕我歸，以塞主人之思，可乎？」易搖首曰：「我志非人所能測也。」僕請其說。易曰：「始吾在主人家，衣食溫飽，非不安逸；即思人生在世，當自立門戶，寄人宇下，究非長策。吾歲入傭工錢歷年積得四十餘千，小權子母，當不至凍餓。吾志既決，意辭主人必慰留不令遽去，不如不辭之為得也。吾在此設地市一年有餘，日出而出，日入而入，優哉遊哉，意甚適也。而謂我肯再偕汝歸乎！主人遇我厚，我非怏然忘情者。煩君為我謝主人，圖報有日，請勿以小人為念。」僕太息而別。歸語主人，知易志已決，難以挽回，亦遂置之。劉僕去後，易慮劉自來相撻，遷避他巷，仍設地市如初。忽有夷賈過此，相易良久，便拱手詰問氏族，易怪其唐突，姑曼應之。夷賈謂易曰：「予幼至中華，愛讀麻衣相書，頗深窺其秘，相君之面，富不可言，乃侷促作此生活，貨與人殊不相稱，奈何？」易益怪其言不倫，冷笑對曰：「我所有資本只可辦此貨，諺所謂『量布為衣，量米為炊』是也。何勞見笑！」夷賈曰：「我非敢笑君也。我在某處開張洋行，洋貨頗多，君如不見棄，可在我行中揀選數種置此出售，不亦可乎？」易謝曰：「承君盛意，非敢見拒。我就資辦貨，貨雖賤，固是己物，出售與否，可以自便。尊貨皆珍貴之品，如不能出售，徒駭人目；且萬一誤令損壞，何以償君？君雖有盛意，不敢從命。」夷賈歎曰：「君真至誠大君子也！然觀君相，斷非長貧賤者，君好為之，珍重！」叮嚀而去。易思賈所言，以為戲己，自念兢兢一身，並無戚黨依傍提攜，何由致富？亡何，夷賈又來，易厭其絮聒，不甚為禮。夷賈笑謂易曰：「君尚憶吾言否？」易冷笑領之。夷賈徑前執易袂曰：「君勿見哂，我相人窮通，百不失一，年來默相粵中可致富者，惟君一人。吾合與君有緣，他日別君歸，胸中竟刻不能忘，今特來與君熟商，君肯從我言乎？」易無然請問。夷賈曰：「君不肯攜吾行貨物來此，足見君至誠，我亦不敢相強。但吾所開之行，門前隙地甚屬寬敞，敢請君遷至行前開設地市，就近將吾行貨物酌檢代為出售，所售貨物只歸我資本，如有利息，一概歸君，可乎？」易見其言諄懇，似非戲己者，沉思久之，乃拱手謝曰：「屢承下顧，深感垂愛。既辱相招，敢不如命。」夷賈大喜，訂日使人為易遷至其地。初，粵中洋行共十有三家，此行實居其首。易既遷其地，每代售貨物，即歸其資，不稍短少。夷賈喜其至誠，情日益親。不五六年，易獲利息已數十餘萬金，即存寄行中。顧深藏若虛，雖獲巨資，外人多不知者。一日，夷賈忽具東招飲，肆筵設席，並無別客。飲酣，夷賈笑謂易曰：「君知我招飲之意乎？」易笑謝曰：「竊深訝君客氣，正欲請命。」夷賈歎曰：「以君至誠，故敢以心腹相告。我族祚薄丁單，自高曾而下，僅得四人。只有我二子，其餘三人為我伯叔行，齒皆逾六旬，景迫桑榆，各擁厚資，苦無嗣息。頻年疊接家書，促我遄歸，委以後事。自我至中國貿易，今將三十年，已一世矣。所獲利約計三千萬金有奇，屢欲賦歸，以行務無人可托，故遲遲未決。今幸得君，敢煩作替，未知君能許我乎？」易感然對曰：「年來謬承厚愛，視同骨肉，如能效力，斷不敢辭。竊思行務非同細事，自顧年少材輕，深恐難負重任。雖君有命，不敢與聞。」夷賈曰：「我籌之爛熟，目前克局此任，舍君更無其人。且與君約：我此次歸去，重來恐不能預定，如三年不來，君即為此行主人，所有貨物資本，概以相贈，一切君自主持，無庸遲回疑慮。」命紀綱將各款底簿交易，並召各款司事人等齊至席前。夷賈大聲謂眾曰：「我已擇日歸去，行務已托易君料理。易君即汝曹之主，勤者賞，惰者罰，如敢慢侮，即行黜退，定不寬貸！」言畢，命眾當筵拜易為主人，眾果交口諾諾，羅拜在地。易倉卒不能置詞，避席答拜，跼不安。夷賈遽牽易袂，按令就坐，笑曰：「君休矣。若曹禮所當拜，何多讓也？」易見夷賈所言真實不虛，遂亦不復固辭。夷賈歸後，瞬逾三年，眾料其不來，遂共奉易為行主人。先是，行中歲有十餘艘，各載重資分至各國採買貨物，歷年以來，共計尚有二十餘艘去無音耗，僉謂颶風漂沒，不復為念。自易接事，三年內次第齊歸，合計行中所存貨物，通共不下二千萬金，生業日益蕃茂。易年已二十有六，尚矜居無耦，執柯者日趾相錯，易概拒絕之。僉力勸當以似續為計，易笑曰：「諸君言皆珠玉，顧僕不娶則已，娶則以多為貴。僕自念出身微賤，大家世族難以係援，小家子又非僕所願。就今別創一格，如合僕意，聘資雖萬餘金不惜也。」僉問：「何如？」易曰：「所聘必須年甫及笄之處女，德言工貌俱備，然尤以能識字為要；如不識字，雖備四德，無取也。如諸君不以僕言為妄，即請代為物色，當圖厚謝。」僉應曰：「諾。」於是，三年之內，先後共聘及笄女郎四十人，齒序姊妹，不論嫡庶。女郎果皆識字，奩次各置字典一部，六部律例一部。易本不識多字，自是即以女郎為師，每日輪次當夕，必先令其教字若干，口誦律例一條，而後就寢。易年至四十，凡字典之字及各部律例，皆能暢曉大義。且喜諸女郎俱各生育，共舉男子八十餘人，女子五十餘人。覽揆之日，易大合樂，召客為壽。席罷，易揖謂眾客曰：「僕犬馬齒甫及四十，何敢言壽？今不過特藉賤辰，招諸君痛飲，兼以話別耳。」僉問：「將何之？」易曰：「《禮》云：『四十曰強而仕。』僕儼然丈夫，正當強仕。況時方多事，倘但偷安，不力圖報效，錄錄浮沉，是與草木何異？僕決意罷賈而仕，行將入都就銓矣。」四座聞之，無不唯唯稱歎。翌日，易果具牘上制軍，告退行務。計所積尚千餘萬金，乃卜築四十所，分置諸姬，各領所生子女相依以居。子各給白金五萬兩，女半之，交其母置產生息，以為教養、婚嫁之資。餘尚有數百萬金，概施作善事，並分贈友朋。自所存不上十萬金，納資郡守，子身入都，銓得楚南常德府太守。一麾之任，會粵寇下宰，易戰御有方，斬賊無算。卒以賊眾我寡，咸豐七年，以糧盡援絕殉難畢命。督撫上其事，恤典甚厚，並予以雲騎尉世襲罔替。嗚呼！如易君者，真可謂豪傑之士矣！

里乘子曰：易君自謂「我志非人所能測」，跡其生平行事，是真令人不測也。觀其娶妻以多為貴，尤以識字為要，奮次置書兩部，十餘年皆能暢曉大義，是以妻為師，娶妻別創一格，從師更別創一格，可謂妙人妙想。尤喜所娶之女，各有生育，即酌給教養、婚嫁之資，令子女依母而居，安排既定，絲毫無所繫念。所餘巨資一旦揮霍盡淨，孑身入官，慨然不惜捐軀就義。光爭日月，大節嶄然，謂之豪傑之士，不亦宜乎！易君不忘故主之德，得志後，以女妻劉馨石觀察之子小馨太守。小馨與吾友徐公可司馬為兒女姻婭。公可嘗道易君事甚詳，且屬為作傳，姑筆其大略如此。

江西劉某

江西劉某，世家子也。家富饒而性剛直，喜蓄舞女歌童，豪放不檢。壯歲以團練功薦擢監司，益盛氣自負。遇里黨是非曲直，片言立斷，罔敢不遵。鄉人以為武斷，皆嚴憚側目，而無可如何也。里有甲與乙者，家皆素封。甲女端姑與乙子長郎同年生，襁褓中即締婚好。長郎性極慧，十一二歲頭角崢嶸，居然能文。以通家故時至甲家，甲夫婦絕愛憐之。端姑發才覆額，眉目如畫，兩小相值亦不迴避。雖無所知識，而親慕殊切，見者僉稱佳耦焉。無何，粵寇下竄，甲聞警，預挈家室輦資遠避，乙一家被擄陷賊中。賊平，甲歸，探乙無音耗，意已流亡。而於是端姑年且十七矣，貌益娟好，女紅之暇且粗識字，曉大義。甲謂妻曰：「乙家殆填溝壑矣。端兒齒日長，死守非計，不如擇人改字為善。」妻曰：「固然，長郎吾甚愛憐之，萬一歸來，奈何？請待三年，端兒年二十，如尚無音耗，改字未晚。」先是，乙陷賊中，夫婦相繼歿，惟長郎獨存。賊愛其能文，而恐其逸，使多賊邏守之。我兵克復金陵，殲其魁，長郎乘間得脫。轉徙乞食還鄉里，以廬舍灰燼，恨無所歸。聞甲亂後出資營良田腴產，較前倍殷富，念平日與父至契，且係婦翁，暫往相依，當無不納。既如甲家，甲聞大驚，欲拒勿納。妻讓之曰：「君休矣。端兒字長郎，里黨無不知者。不來則已，郎來欲與之絕，如人言何？」甲不得已，屣屣出。長郎見甲，伏地而泣。甲佯喜，攜長郎手起，謂曰：「始老夫遍探郎音耗不可得，夫妻望眼欲穿，慮郎不克生還矣。郎歸大好，殊慰老夫望。顧汝父母何若也？」長郎又泣告所以。甲歎曰：「然則郎今無家可歸矣！雖然，婿猶子也，即長居吾家，何害？但我女素愛好，業與汝為婦，汝若無長進，恐小妮子驕傲，不甘作窈人妻。聞汝幼慧能文，今與汝約，從此閉戶理舊業，倘得上進，完姻不較光彩耶？」長郎起立對曰：「此兒志也。丈人教訓甚善，敢不如命。」由是，長郎遂在甲家讀書，攻習勤苦。甲藉課讀為名，相待極嚴，不少假以辭色，而心實憎惡，欲潛圖之，別覓快婿，殊苦無當。會劉某喪耦，選擇繼配。甲素慕劉勢，聞之大喜，爰自詣劉，謂有女端姑，年甫及笄，才貌雙絕，願為執箕帚。劉固素豔端姑名，偵知已字，不萌妄想。聞甲言，詫曰：「久耳令媛名，已知幼字有人，何得相戲？」甲正色曰：「焉敢相戲？小女固幼字某乙之子長郎，聞在賊中已曾娶妻。他日倘蹤跡而至，焉置吾女？即不然，渠貧無立錫地，亦不願眼見愛女終從乞丐。今與渠熟商，已寫有退婚書。以渠先人文情，暫且留住，翁婿之義則已絕矣！君請勿慮。」劉大喜，乃歡笑訂盟而別。翌日，劉遣冰納采委禽，備極豐腆，涓吉親迎，為期甚速。甲固有河東之俱，欲藉劉橫暴以制服其妻。既訂盟，歸以告妻，妻怒不答。及將屆吉期，又與妻謀曰：「端兒於歸在邇，留長郎在，終是未斷葛藤。吾今夜決意手刃之，以杜後患。」妻聞言，戟手唾面罵曰：「以若所為，天良喪盡，狗彘不食其餘。皇天有知，決不汝宥！」甲曰：「古稱六州鐵不能鑄一大錯，我今未嘗不悔。劉某橫暴，卿所知也，倘有反覆，彼甘心耶？今我所謂勢同騎虎，卿縱不忍故婿，獨不為夫計乎？」妻長歎，以袖掩面，恨恨而臥。初，端姑以父憎婿貧，心常不快。適竊聞父言，始知將已改字劉某，又將不利於長郎，大駭，亟懷釵釧珠寶數事，趁漏初下，掩至書齋。長郎正挑燈觀書，驚舉首見之，大驚，叱曰：「暮夜卿何至此？與卿名為夫婦，尚未成禮，卿父視我猶子，我若無禮，是禽獸也！瓜李之嫌，不可不慎，卿宜速退！」端姑歎曰：「噫！妾豈淫奔者耶！君禍且不測，宜速為計，勿迂守頭巾氣也。」乃以頃所聞備告之。長郎聞之失色，長跪求救。端姑曰：「事急矣！計惟從郎偕亡。由後門出，再作別議。」長郎曰：「善。」如言相將扶持而出。籌商所往，端姑沉吟曰：「妾父有妹早寡，與妾姑姪之義頗相得。往投之，無不納。」長郎叩其居址，端姑約略記其大概，揣度形勢，彳亍前行。昧爽，見前樹林中有村莊，端姑喜曰：「是矣。」徑往投之。乃村莊非他，即所改字劉某家也。時劉喜聘端姑，平生願足。是日早起，正督工匠望壁塗牆，準備親迎，以壯觀瞻。忽見少男弱女，踉蹌犯露曉行，形跡可疑。要至室中，研悉顛末，大驚。見二人暮夜奔馳，氣急敗壞。以袖拂面諦視之，女固娟好，男亦婉孌，大喜，慰令毋恐，遂並納而藏之。遍戒眾人，秘勿妄語。眾窺劉意，誓不敢泄。又竊歎二人何其命蹇，虎口方離，旋投陷井，自貽伊戚，夫復何尤？蓋甲妹與劉某家同在甲家東偏，相距各十餘里。出門即是歧路，本應下達，反趨上游，以致舛錯。其夜，甲見責於妻，自知理絀，以妻恨恨而臥，伺其熟睡，漏已三下，乃袖刃疾至書齋，索長郎不得，大驚；反至女室，亦闌無人，大怒。計女與長郎偕亡，必投妹家。急呼客作七八人起，同至妹家叩門。妹問：「何人？」甲曰：「兄音妹不知也耶？」妹曰：「夜闌，孀婦獨處，即兄來亦不納。」彼此硬語牴牾，甲益信遁逃所在，命眾破扉入。妹怒問：「兄欲何為？」甲曰：「汝藏人在室，謂兄不知也耶？盍自獻出，免我搜索。」妹力辨其無，而色殊沮喪。甲督其狀益信，率眾遍搜不得。既見妹房一櫃甚大，命妹啟鑰，妹遽以身橫眠其上，執不肯啟。甲謂眾曰：「必在內無疑矣。」自力挽妹起，叱眾昇櫃。妹無奈何，且泣且咒，瞪目乾怒，坐視昇櫃而去。比至家，天甫平明。急斧櫃鑰驗之，則一僧踞臥其中，死焉。大驚，躊躇良久，乃市棺殮好。使人訃報劉某，謂端姑福薄，不幸猝病以歿。劉故錯愕，對使歎曰：「寒家方擬親迎，姑何疾之暴也？煩歸報而主人，吾義當臨弔。」使者唯唯以退。越日，劉果備禮往弔，哀悼不勝。甲歎曰：「小女無福奉事君子，亦寒家之不幸也！」劉太息曰：「自是鄙人福薄，殃及令媛。然義重夫婦，未視含殮，心實欲然。敢請開棺，一覲其面，以慰素願。」甲曰：「已經蓋棺，君之高義，敢聞命矣，敢辭。」劉堅執其說，甲辭益力，且願盡返聘物。劉怒曰：「汝語言顛預，其中顯有別情，得勿將女改適他人，故以空棺塞責耶！」甲以劉言直挾其隱，倍覺惶懼，只好再三哀告。劉作色曰：「是兒殊狡獪，不與與辨，是非赴訴有司不可！」拂袖徑去。越日，具詞控官。官索耳劉某，遂拘甲昇棺，當堂啟驗，乃是一僧。大驚，命伍伯驗之，謂係驚恐氣促自斃。官叱榜甲訊究，甲稱得之孀妹櫃中。又命拘其妹，已羞忿雉經以殉矣。其事可知，姑置勿論。然劉終求官訊甲，其女究竟何在。甲沒奈何，謂偕人逃亡。官飭限嚴捕。逾限，劉具詞敦促。甲自涉訟事，家業已耗去大半，乃托人關說，願賄劉三千金，求罷訟。劉故不許，再益二千金，始勉首肯。而甲已蕩然無餘矣。劉乃具詞訴官，歷陳甲之所為，且謂長郎、端姑現均收留在家，憐其遇蹇無依，已除室備奩，擇日為合卺。又憐無以自存，即以甲所賄五千金助妝，俾資食用，云云。官閱詞，不禁肅然起敬，擊節稱贊。謂：「向聞劉橫暴，武斷一鄉；似此處分，斟酌盡善，是俠而近於道者也，豈橫暴武斷者所能為耶！即方古之義士，何多讓焉！」長郎、端姑感劉恩，以父事之，劉亦視如骨肉，兩家往來無間。後甲夫妻窮無所之，長郎、端姑迎歸同居，不念舊惡矣。

里乘子曰：長郎、端姑天生嘉耦，跡其所歷之境，多出人意料之外。當夫倉皇出奔，離虎口而投陷井，劉拂面諦視，喜其娟好婉孌，納而藏之。似此居心叵測，不惟當日見者歎其命蹇，即後世聞者亦無不同有此歎也。乃諸事昭晰，劉具訴始末，至此水落石出，始知劉平日剛直，非同橫暴，又不惟當日閱詞之官起敬稱歎，即後世聞者亦無不起敬稱歎也。而其中甲妹一節尤奇。向使二人徑投甲妹，必難免於禍；幸誤投劉，蹈凶反吉，足見天道之巧不可思議也。夫剛直，美德也；橫暴，戾氣也，相類而實相反。大抵劉遇是非曲直，片言而斷，正其剛直之性，不稍假借，豈橫暴乎？鄉人嚴憚，罔敢不遵，遂謂為武斷為之側目，過矣！吾以為劉之剛直如張僧繇所畫之龍，而官之一言之褒，謂俠而近於道者，是為龍點睛也。斯人而在，執鞭所欣慕焉，談者傳其姓而忘其名，惜哉！

富賈某

楚南某甲，懋遷漢口。粵寇猝至，攜妻遁匿鄉村。妻某氏有殊色，逮好甚篤。以勿遽出走，未帶多資，寇退，甲無以為生，遂投繯焉。妻聞，趨往解救，扶臥榻上，逾時始蘇。妻泣問：「君何為者？倘萬一不救，將焉置妾！」甲歎曰：「我此舉正為卿也。男子不能自立，餓死，分也。累卿同苦，心殊不安。況卿尚少艾，可作他圖，但願異日不忘故人，歲時以一盂麥飯臨風遙為招魂，感且不朽矣！區區之私，實係如此，不則斯守俱死，無益也！」妻曰：「君何計之左也！與其君棄妾而逝，曷若少緩須臾，將妾鬻

去？妾身得所，君亦可藉資以營生計。若此，不較兩全耶？」甲曰：「固然，我一息尚存，實不忍出此。」妻曰：「妾自欲之，於君何尤！」輒轉議定，倩媒將某氏改嫁漢口富賈某。初，某賈世販煤炭，家擁巨資。母、妻、幼子俱被賊擄。楚境肅清，復發窖金重理舊業。囑媒為覓繼配，適娶某氏。入門後，微睨新人年貌，意頗慊。比將就寢，見某氏背燭而坐，啜泣甚哀。賈竊異之，因問曰：「娘子何哀之深？得弗憎我蠢耶？」某氏哽咽起立對曰：「妾自傷命薄，焉敢憎君？顧妾自事舊夫，結褵以來，未嘗反目，今忽舍而他適，數年舉案，一旦分釵，未審舊夫此時何以為情？妾對新特而思舊姻，哀從中來，實有出於不能已者，惟君憐而恕之，幸甚！」賈驚曰：「娘子固自有夫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媒人誤我！媒人誤我！微娘子言，幾陷我於不義矣！」遂慰令勿哀，詰朝仍送歸舊夫，價值百緡並以奉贖。某氏聞之，收淚叩謝。賈召廚媪來伴某氏，自秉燭獨宿外室。天明，令媒召某甲至，告以意，囑攜妻歸。甲感泣投地。賈詢知甲向善貿易，又贈錢二百千緡，使權子母，以資食用。甲夫妻喜出非望，再三拜謝而歸。某氏謂甲曰：「妾聞受恩必報。難得某賈如此高義，君當努力，必謀有以酬之。」甲點首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終歲，小有經營，獲利倍徙。某氏謂當分半利往酬賈，甲如言往。賈喜曰：「子真可謂善生財者也。惜資本太少，願再益，假子二千緡，庶稍足以展子之志。此淺淺半利，請仍攜歸，子好為之。俟歲星一周，當聽君好音也。」甲拜別賈，遂挈資如長沙。以米價廉可獲重息，爰買巨舟載米。將行，會楚兵援皖，甲舟遂為群卒所據。比至武昌，甲哀求偏將，願出資買舟易換。偏將見甲舟寬大，叱去群卒，自為坐船，甲無如何，只合聽之。偏將甚喜甲之為人，抵皖，尋拔皖城。各營需糧甚殷，偏將代甲分售，獲利無算。賊所擄兩湖婦女甚多，甲求偏將，以百餘緡謀得一婦人，年可三十許，且有一媼一童為伴，將歸以報賈。既旋漢口，備查擇日，使妻送婦至賈家。方下輿，婦與賈覲面，不禁相持慟哭失聲。婦人非他，即賈被擄之妻也。甲妻聞之，大喜稱賀。賈問妻，知老母、幼子俱無恙，益喜。其母與子非他，即婦人為伴之一媼一童也。賈亟命輿迎母與子歸，一家團聚，悲喜並集，乃刑牲演劇，以報天佑。自是賈與甲締交，竟成通家，往來無間焉。

里乘子曰：賈還甲之妻，甲亦還賈之妻，不惟還其妻，且還其母、其子，賈之所獲利益多矣。蓋賈不忍使人骨肉分離，天亦斷不忍使賈骨肉分離，此中因緣湊合，造物煞費安排，倘有毫釐之失，即不堪設想矣！凡百君子，可不勉哉！

中州某生

中州某生，年少，美俊而才，精音律，兼嫻武藝。弱冠游蜀，有戚某官重慶司馬，招生為司書記。蜀俗：春日鄉村報賽，類精選梨園演《三國》《水滸》《西遊》等小說，全部累月，笙歌不絕，士女雲集，舉國若狂。生嘗於劇場見一女郎，年才及笄，淡妝靚服，不假修飾，而風神楚楚，誠絕色也。生意奪神馳，幾難自主。每日演劇，必預使僕偵探，女郎到場，自即馳往，遙而觀之，立不移步。久之，女即意似有所覺。生間以目相挑，女郎或亦以目相答，生益惑之。決旬以後，兩情益親。生密訪之，知女名蕊霞，父曾官游擊，僅此一女，鍾愛特甚。幼延師課讀，詩詞歌賦，粗能脫稿。游擊固嗜音律，亦使女習之，筆琶尤所擅長。游擊歿後，宦橐蕭條，蕊霞隨母鄉居。屢有人問名，母選擇多不遂意。生訪之既確，演劇既畢，猶戀不忍舍。日必一過女郎之門，無論見與不見，其心始慊；否則，忽忽若有所失。他日又過其門，門外固有薔薇一架，蕊霞適擷花簪髻，驟見生，嫣然含睇，紅漲於頰。生矚無人，托言行路苦渴，長揖求飲。蕊霞領之，便呼婢取茶，生稱妮向前，徑詰氏族，女郎含笑具告之，亦轉詰生氏族，彼此酬對，殷如熟識。須臾，婢捧茶至，生飲畢興辭，蕊霞笑曰：「母往省舅氏，家無人，不敢久留。妾知君為風雅士，母歸，妾當相告。君得暇第至此，母愛才，必不見拒也。」生聞之喜出望外，諾諾而別。既歸，憶女所言，以為有情，輒轉沉思，徹夜不能交睫。翌日飯後，具冠服，執贄往拜其母。母果出見，年四十以來，不失大家風範。生謂：「昨路過貴宅，蒙女公子賜飲解渴，

感且不朽。」母言：「老婦昨適外出，致多簡褻。歸聞小女道及郎君風雅，如不嫌蝸居湫隘，得暇第過我少坐，亦可藉輝蓬華。」生唯唯謙讓。自是靡日不往。蕊霞有舅，為邑諸生，時來省妹。他日適與生遇，彼此傾談，殊屬投契。嘗密告其母曰：「妹日為甥擇配，某生尚無偶，眼見佳婿，何可錯過？」母謂：「妹非無此意。以生為異鄉人，不肯令女遠嫁，故遲疑不決也。」舅謂：「擇婿但求快意，何必以遠嫁為嫌。」母曰：「兒女大事，何可草草！兄言固是，容徐商之。」亡何，粵寇下竄，各道徵兵孔急。蜀中某提督奉調援楚，生有志投筆，慨然投營，願為效命，提督許之，行有日矣。舅又促其母曰：「聞生戒途有日，甥婚如不早訂，後悔無及。」母沉思久之，乃令風示生，倩冰委禽。生聞狂喜，既委禽，即擇吉畢煙。兩情嫵婉，惟就道伊邇，未免眷戀難別。啟行前一日，母設筵祖餞，席罷，蕊霞呼婢將秦箏至，歎謂生曰：「君久欲聞妾歌，非吝不肯，緣優伶伎倆，究非閨媛所宜習。今君將遠別，舊作有《閨中五更詞》，強為一奏，即當贈行。何如？」生笑曰：「久願聞佳奏賜教，幸甚！」蕊霞乃捲袖擣弦，曼聲歌曰：一更房櫳黯夕陰，雙飛倦鳥歸投林。羅衣斜裊翠袖薄，燈開紅豆明照心。鼓沸沸去，一更既，我所思兮遠莫致。顰眉默卷水晶簾，簾波浸透珍珠淚。吁嗟一更兮更鼓敲，蝴蝶同夢驚鴛交。二更嫦娥扶影立，竊藥緣何背後羿。天上人間一片心，細語花陰繡鞋濕。柝瑯瑯，二更長，我所思兮渺難望。辛夷開盡芙蓉落，孤負流蘇白玉床。吁嗟二更兮更柝緩，柔腸九曲鐵石軟。三更睡鴨噓龍涎，情如歲歲夜如年。薰籠斜倚裙帶結，侍兒熏被催早睡。漏淅淅，三更疾，我所思兮不可必。屢卜金錢占繡鞋，慈悲爛誦波羅蜜。吁嗟三更兮更漏深，愁城厭破芙蓉衾。四更夢君遠迎接，霞帔珠冠五雲疊。見說貴為執金吾，黃金纏腰不買妾。籌綿綿，四更連，我所思兮各一天。南山木石有時盡，恨海波瀾何日填？吁嗟四更兮更籌快，銅山難了相思債。五更更籌如水流，羅襪纖瘦冰雙鉤。惺忪薄息鬢墮枕，金雞喚人起梳頭。香冉冉，五更轉，我所思兮行當返。富貴歸來尚青，願花長壽月常滿。吁嗟五更兮更香灰，合歡預鑿黃金杯。歌畢，生贊曰：「促弦曼歌，疾徐中節，不同俗韻。而詞旨哀感頑豔，直合文姬《十八拍》、平子《四愁》、子美《七哀》為一手，可稱絕唱。小生方寸已亂，容有日凱旋，定當勉效鄧和。」既生從徵，屢年無耗。蜀有虎而冠者，素豔蕊霞名，欲謀奪之，乃造蜚語，謂生久沒於陣，兼以重金啖母，願娶蕊霞為繼室。母試商之蕊霞，笑答曰：「兒幼從父讀相人書，稔知生無凶折相，母請毋慮。」未幾金陵克復，江路無梗。蜀中從徵歸者紛紛，或謂生已得官另娶。母聞，又以為，蕊霞亦斥其妄。乃決意自往尋生，央母與舅相送。沿流而下，舟次鳩江。鄰舟有官航，月夜張宴，飲酣，忽聞琵琶之聲，有客大聲高歌，蕊霞頓觸夙好，傾耳側聽。歌畢，蕊霞笑謂母與舅曰：「鄰舟歌者，必是某生。」母與舅殊不深信。詰且，使人探之，果然。蓋生已屢應保薦，薦擢總戎，氣象赫赫。聞蕊霞至，亟來拜母與舅。夫妻相見，悲喜交集。即請過舟，置酒為賀。蕊霞詰責生何頻年杳無信息，生笑曰：「棄文就武，殊乘初志。恐不滿卿意，故屢欲發書，輒輟然擱筆。」蕊霞笑曰：「男兒當為雄飛。與其從毛錐子老死牖下，曷若持長槍大戟，取門大黃金印耶？君言強作解嘲，然心亦何忍也！」因歷訴其蜚語。生揖謝曰：「是皆小生之罪也。然卿何以聞歌即知為小生耶？」蕊霞笑曰：「聽非師曠，側聽歌詞，確有師承，故敢決其不謬。」生笑曰：「卿真小生之鍾之期也。容解柄歸田，具贄拜師，從事翰墨，以期偕老，可乎？」相與一笑。蓋生所歌者，乃《塞上五更詞》，固蕊霞前調，故聞之而即確信為生也。予愛兩詞俱妙，爰倩人鈔稿而並錄之。其《塞上五更詞》曰：一更笳吹白日落，東營吹笳西吹角。交頭耳語口號傳，霹靂炮鳴嚴鎖鑰。鼓鼙鼙，一更逢，我所思兮願早從。舉頭忽見初生月，默慶天山早掛弓。吁嗟一更兮更鼓捷，梅花樁雜蒺藜鐵。二更賭酒歡笑言，蜂房出入門間去。約束酣嬉禁博塞，連營燈火星點繁。柝閣閣，二更作，我所思兮毋自薄。領隊銀刀仗將才，要敦詩書說禮樂。吁嗟二更兮更柝催，占星倚劍登碣台。三更敬枕念鄉井，金閨人孤鐵衾冷。刀頭懸知憶稿砧，飛身上天占破鏡。漏徐徐，三更餘，我所思兮休踟躕。笑脫章縫換鎧甲，執殳效命拚前驅。吁嗟三更兮更漏滴，手摸創痍數上戰績。四更攬甲枕戈眠，故鄉入夢衣錦旋。鼻聲雷動震四壁，旗影在地月在天。籌屬屬，四更速，我所思兮心暗卜。封侯有命數不奇，縱非虎頭亦食肉。吁嗟四更兮更籌清，海夜夜巡叱小兵。[每隊派一人稽察勤惰，謂之「海查。」又合營共派一人稽察各隊，謂之「總海查。」]五更矛頭爭淅米，宰夫霍霍弄刀匕。約束千營共一呼，將軍傳令眾士起。香漫漫，五更淺，我所思兮志莫殫。此生未係樓蘭頭，叱咤風雲誓不還。吁嗟五更兮更香炮，爭剝生芻喂戰馬。

里乘子曰：曩在蜀中，每聽人談某生與蕊霞一段因緣，無不交口豔羨。予曾賦《新婚別》七古一首，云：「左弧右悅雙結束，夫婿封侯妾願足。東勞西燕雙別離，夫婿從軍妾心悲。嫁時線厭五色絲，穿針為君綴征衣。牽衣贈語君識之，別離最苦新婚時。煙

塵作惡遮花燭，昨日歡笑今日哭。一朝鏡合缺月圓，檢點畫眉螺黛綠。」

陳氏女

咸豐丁巳春，金陵蔡小石廉訪宗茂陳臬秦中，夫人由蘇攜眷赴任。舟艤虎邱，見岸上一乞丐女郎，年才及笄，臨流掩袂而泣。顏色雖極蕉萃，而舉止態度不失大家風範，似欲投河而趙趙不決者。夫人意甚矜憐，姑遣紀綱賙錢五百，並詢邦族。女郎言為江蘇陳姓，父官皖江，遭粵寇之變，舉家離散，身被擄至揚州，後隻身遁出。今求舉家音耗不得，苦無所依，行將問諸水濱矣。紀綱返命。夫人又命詢女郎曾字人也未，女郎面頰不答。夫人乃自登岸詢之曰：「吾金陵人，與汝為江蘇同鄉。脫已字人，告我何害？既不得舉家音耗，如夫家尚在，我亦可代汝偵訪，資送汝往。」女郎察夫人意善，低聲答曰：「幼字金陵蔡氏，今亦不知何若矣。」夫人因細審其祖父並舅名字，女郎一一稱述。夫人研究良確，乃瞪目諦視，亟把女郎臂，大慟失聲，曰：「然則汝是吾兒婦也。噫嘻！苦煞汝矣！」蓋女郎實夫人所聘子婦。亟攜登舟，沐浴更衣，容光煥發。先是，粵寇犯皖，所掠婦女，擇其尤者匯送至維揚，將備偽王妃嬪之選，賊黨奉為禁臠，慄不敢犯。故女郎雖陷賊窟，倖免於辱。時公子適侍母赴任，為涓吉成禮，逮好甚敦。合卺之日，吳下薦紳、先生、文人、學士耳其事者，無不嘖嘖稱美，不期而衣冠來賀者數百人。

里乘子曰：是年春，予適游吳。有友人招飲，席間皆津津樂道此事，以為美談。座中一客忽冷笑曰：「此女久陷賊窟，隻身遠遁，而諸君猶謂為全璧，吾不信也。」予正色叱曰：「惡是何言也！此女九死一生，卒能遂其舊姻，是必天鑒其苦節之貞，而後得占夫甘臨之吉。此中非有鬼神呵護，烏能遇合如此之巧耶？況合卺之後，公子逮好甚敦，太璞能完，不言可喻。君謬持無稽之論，污蔑賢媛，其存心刻薄，殊傷忠厚，吾不忍聞也！」合座稱善。

山東某縣幕友

溧陽史仲皋言，山東某明府履任，其幕友某素吸阿芙蓉膏。初，進署齋，薄暮見一衣冠人來，略與拱手，遂分榻而臥，焚膏互吸。某以為官親，不甚研究。如是月餘，彼此均未問訊名姓。一日，吸膏甫畢，衣冠人忽謂某曰：「一言頗駭君聽，君願聞乎？」某曰：「請試言之。」衣冠人曰：「我非人，乃鬼也。尚有苦衷，奉求援救，君其勿恐。」某曰：「相處月餘，已稱熟識，雖鬼何畏？倘可以效力，斷不敢辭。但言無妨。」其人乃細告以名姓里居。因言：「前任有某官者抵任，聘予為司會計。寇犯是邑，某官殉難，予亦被害。寇退，邑人以予向不作威福，釀資為具衣衾棺槨，寄停某寺。初，賊未至時，予預藏衣箱數個於此屋地磚之下，並銀數千兩，黃金數百兩。又藏洋土、洋膏於四壁。壁係剝磚，而外糊以紙，君第以竹管叩之，其聲中空者是也。可將所藏物盡行掘取，銀數千兩當以奉贈。乞載予棺並衣箱、黃金送歸予家，免使少婦孤兒空勞盼望，則受仁人之賜多矣。」某一諾之。其人感謝叮嚀而去，自是遂不復來。試以竹管叩壁，有數處聲果中空，次第發之，果如所言。乃夤夜掘地，出所藏衣物，一一不謬，惟衣已糜爛，著手成灰。某如鬼所言，留銀數千兩，而載棺與爛衣與金送還其家。

林明府

吾友瑞安林若衣明府用光，吏治精練，所在有聲。令蒙城時，苗逆新伏誅，邑甫克復，百事廢弛，急須整頓措置，較常煩劇。會典學使者將次按臨，趣各邑舉行季考，君懸牌，屆期猝病，寒熱景作，頭涇涇然如戴山，畏風，當暑覆重衾臥斗帳中，猶苦不汗。幕友見病狀綿惓，請改試期。君漫應之。以厭聞人語，屏去侮雨，蒙頭欲睡。倏見耆民無數，芒鞋布衣，紛沓入室，羅拜床下。君叱曰：「我方厭見賓客，誰令若曹來者？宜速退，毋聒我！」耆民拜且泣曰：「使君請毋怒。吾儕小人荷使君再造恩，分別等差，子孫不至餓殍，吾儕血食幸得不斬，悉受使君之賜。特來拜德，並無他意。頃入室時，見厲鬼立左右，吾儕業為驅去，疾當已。」並攬君袂曰：「使君可起視事，保無他慮。」君以手麾之，歛不見。頓驚寤，覺汗下如雨，竟體清爽，若釋重負。亟起坐，召左右進湯粥。少許，病良瘳。先是，僧邸既殲苗逆，惡從逆黨羽，檄郡縣稽察逆產，概籍沒入官。君商之幕友，謂逆黨宜分別等差，如脅從出於不得已者，當曲有勿論。甫有是說，而溟漠中竟已知之，殊可駭異。翌日局試，竟無改期，人詬為神。試竣，君將為蒙民請命僧邸，會僧邸薨，遂寢。

趙孝廉

合肥趙梧岡孝廉鳳舉，住西鄉大潛山，與吾友王謙齋善。謙齋嘗過訪，適趙小極，見之喜曰：「君來大好，我正有要言相告。」謙齋叩之。曰：「昨在陰曹，至一公廨，一吏捧冊請畫諾，謂目下公務旁午，冥王已派予司事。恐不能久與諸君相聚矣！」謙齋慰之曰：「小極何遽若是，君毋囁語。」曰：「非囁語也。並見公廨東西各列公案數十，每案皆有一官稽冊，冊堆積如山。尊公東序西向坐，見予略一點首。予就問起居，尊公舉足示予，謂靴敝，煩寄語家人，急為更制。且謂事太煩劇，須某來為我分勞。予叩某是何人，尊公笑曰：『此五兒乳名，君不知耶？五兒乃謙齋也。』予驚曰：『自公去世，謙齋仔肩綦重，何能至此？』尊公沈吟久之曰：『無已，著七兒來亦可。』恐君之七弟亦不能久存矣。」時謙齋之尊甫育泉徵君下世已二年，謙齋乳名固無人知，聞之毛髮森立。又強慰趙曰：「君言固爾，安知非妖夢之幻，何遽認真？」趙笑曰：「我亦豈願認真？如五日內胡二水無恙，便是幻夢。君試識之。」胡二水與趙同里，相距里許，五日內忽無疾而逝，眾益稱異。謙齋乃謀於眾曰：「據此，趙君之祿已盡。我輩不忍坐視，試聯名具疏，焚諸司命，各請減壽以延其算，或可禳解。」僉曰：「諾。」聯名具疏者凡十人，謙齋之七弟預焉。就灶焚之，不以告趙。越日，趙謂謙齋曰：「諸君雅誼假年，情殊可感。如能過某日某時，或可無慮。然七弟大名固可不列，尊公相需甚殷已定，命其某日前往，斷不能少緩須臾矣。」眾聞之益驚。姑留心待至某日某時，同往視趙。趙晨興，談笑自若，及至其時，忽起立別眾曰：「時已至矣，請與諸君永訣。」便命家人為其冠服，拜別太夫人，謂：「兒不孝，不能事奉以終天年。幸自頤養，毋以兒為念。」又謂其繼室曰：「結褵多年，尚稱靜好，惟未得子女，未免抱歉。此後尚煩為我奉母課子，吾目瞑矣。」母與妻相持慟哭，趙強笑而慰勸之。又命其子當善事大母，無違母教。又遍拜諸人，言訖，一拱手，端坐榻上。眾探其鼻，已無息矣。迨至某日，謙齋之七弟果卒。此謙齋為予言者。

里乘子曰：咸豐紀元，吾皖合肥王丈育泉、趙君雲持，廬江吳丈蘭軒，舉孝廉方正，赴省，同寓館舍。趙係故人，時相過從，因識王、吳兩徵君。既粵寇起，吳以團練殉節，功在桑梓；王、趙亦相繼徂謝。今王丈已膺冥秩，吳丈與趙君當俱執事天曹，聰明正直調之神，其然乎！

方復庵封翁

吾邑方復庵封翁，孝友剛直，疾惡樂善。四十無子，父命助籛。秋試金陵，在媒媼家見一婦人，舉止嫻靜，頻蹙而淚。異之，研詰媒媼，乃知此婦質身殮姑，無資贖身，又不肯別嫁，故時隕淚。封翁嘉其志，為出資贖歸其夫。越歲，生麟軒太守，夢神告曰：「汝救江寧孝婦，今賜汝子，他日當為江寧宰。」道光己酉，太守果宰江寧。封翁年八十，家居，寇至，以刃脅從。厲聲叱曰：「我家世受國恩，豈降賊耶！」以杖擊賊首出血。賊怒，虐報之，罵益烈。賊魁歎為強項，義而釋之。太守時擢太倉牧，迎養任所，以壽終。初，太守宰江寧時，會封翁病劇，禱以身代。夢神賞其賑災有功，增父壽一紀，恰符其數。生平忠義大節，為里黨所稱。大府上於朝，建坊旌之。太守名錫慶，曾知松江府事。

汪態臣

杭州汪渭，字態臣。幼跛一足，非杖不行。粵寇圍杭，奉母避難紹興。苦無肉食，家蓄四雞，欲烹之。母素奉佛，戒勿殺，不聽。適逢母齋期，以離亂尚何齋戒，竊笑母愚。背母啖雞，意甚自得。四雞尚未饗盡，賊猝至，被執，刃傷其頸者四，恰符雞數。賊以為已死，委之而去。瞰賊去遠，乃匍匐歸。取帛裹創處，以避亂無處覓醫藥，檢所攜鈔方，謂龍眼核去外黑衣，研極細末，敷刀傷立可止血止痛。試之果然，誠仙方也。又言方被執時，心甚了了，賊所斫四刀，惟先一刀砉然有聲，力最猛，後三刀較輕，亦不甚痛楚。素誦《高王經》，創時嘗夢一老嫗謂之曰：「汝欲創愈，必虔誦《太上感應篇》方可，徒誦《高王經》無益也。」爰加誦《感應篇》，創果漸愈。遂自號曰「再生子」。後逢母齋期，一遵母教惟謹。予游燕台，與態臣訂交於灤州署中，親為予歷歷言

之如此。

徽州某甲

徽州某甲，避粵寇之亂，轉徙浙東。嘗同二人暮行，無地棲止，遂伏身死人叢中。半夜，忽見燈火輝煌，鹵簿擁一金甲神至，稽在劫死人名目。鬼吏持冊唱名，眾屍起立，一一聲應訖。既見甲等三人，詳問姓名、里居，神命稽冊，三人可否在劫？鬼吏遍稽，謂甲合於三日內在太末為賴麻子所殺，神領之。須臾，鹵簿擁神去。東方漸白，三人起行，在路互相嗟歎，以為怪事。三日，恰過太末，賊廬至，二人趣甲疾行，甲謂：「劫數難逃，今屆三日，適到太末，寧非數乎？君等請速前往，免使波及。我將延頸待賊，了此劫數。」二人再三趣之，卒不肯行。以賊踵至，不得已，揮淚而別。甲獨憩古剎。午刻，賊大至，見一人著黃袍坐俊馬，貌甚魁偉，所統賊兵甚眾，知是偽官，自拚一死，即亦不畏。馬上人瞥見甲，命拘至馬前，究問邦族。甲舉首見其人滿面痘癍，心益異之，乃大聲叱曰：「爾是賴麻子非耶？我命應了爾手。殺便殺卻，夫復何問！」其人大驚，問：「緣何知我姓賴？」甲備告所見，並求速殺。賴笑曰：「我不信果有劫數，我不殺爾，何如？」甲謂：「資斧已絕，即蒙不殺，亦無生理。」賴賞給番鑊五餅，麾令速行。甲感激拜謝而去。不圖路遇他賊，搜掠一空。正窘迫時，又遇賴麻子，問：「何不歸？」甲具告之，賴復賞給番鑊十餅。不幾日，又被搜掠，較前倍苦。而賴麻子大隊又至，見甲問：「何又須捷若此？」甲泣對曰：「小人屢荷不殺之恩，奈命蹇途窮，屢遭攘劫，可知劫數難逃，不如早死為幸！」賴笑曰：「我不信果有劫數！」命從者解衣衣之，復厚給番鑊五十餅，並給印牒。謂：「前途倘遇他隊，以牒示之，保無他慮。」甲猶豫曰：「屢蒙恩貸再生，但冊既有名，恐終不免。如賜曲全，請以刀薄畫項肉，以釋其疑，可乎？」賴笑而許之。遂拔佩刀在甲項微抹如爪痕，薄示其意，甲乃叩謝而去。既抵家，向人備述賴德，皆歎為奇遇。居無何，刀抹微痕漸覺癢痛，創日增劇。延醫調治，迄無少效。所得番鑊五十餅耗盡，而項創暴裂，頸墮落，如刀新割而死。或謂甲雖死，究為歸正邱首，幾疑劫冊不盡可信。然遇賊於太末，死機日伏；即謂死於太末，亦可信乎！劫數難逃，非人力所可爭也。如求免劫，或者恐懼修省，防禍於未然，其庶幾乎？

皖北粵東兩奇女

初，粵寇蔓延時，淫掠婦女不可勝計。惟皖南、粵東兩奇女，不惟免辱，且能殺賊，倉卒應變，可謂急智。聞者無不拊掌稱快，吾特為連類書之。先是，賊竄江南，至桐舒界，鄉村男婦皇皇竄避。有女年十七八，以足纖不良於行，為賊所掠，攬坐馬上。既至一山谷，賊矚無人，抱女下馬求歡。女笑曰：「固所願也。然必須將馬繫住，否則奔逸奈何？」賊以為然。惟苦童山，無樹木可以維繫。賊欲發正熾，躊躇無計。女笑曰：「君何愚也！以馬繩係君踝，復何慮耶？」賊大喜，如言纏繩於踝，摩挲妥帖。女急取賊所佩刀，力斫馬尻，馬負痛，曳賊足怒奔。賊猝不能脫，任其所之，竟不知胡所底止。女掩袂吃吃匿笑，以里黨路熟，由巉道急遁，倖免於難。或謂賊為馬所曳，腦裂肢解，身無完膚而斃。

又，賊犯粵東，掠一處女，劫與俱行。適有澗前阻，賊臨流躊躇，無所為計。女笑曰：「水深不及肝，赤足可濟。汝脫襪履，妾為攜之，負妾而行，頃刻不並達彼岸耶？」賊如言負女，至中流深處，女棄襪履，急以兩手抵死緊扼賊喉，賊力解女手不得，氣閉遽踣。女與俱死水中。寇退，其父兄覓收女屍，水浸浹旬，面目如生，兩手猶抱賊頸，十指入肉半寸許。賊屍伏女下，已腐爛，皮骨不屬矣。其鄉馮子良太守詢，有詩以紀其事。

里乘子曰：粵寇之難，婦女罹劫尤慘。聞賊惡纖足，以其不便騎馬，每掠得纖足者，必捦其行纏，剖羊腹，納足熱血中，足指暴伸，頃刻新月即變蓮船。惟血熱於沸湯，痛徹骨髓，慘莫慘於此矣。如此二女，真可為閨閣吐氣。皖南者智而黠，粵東者智而烈，謂之奇女，不亦宜乎！

陳祥浦

陳祥浦，浙江諸暨縣農家子也。力耕養母，族黨稱孝焉。娶妻某氏，有殊色，同床數年，未嘗人道之樂，而情好甚敦。他日，輟耕隴畔，忽來一叟，自稱羅真人，傳授敕勒之術，屬為國效命。又贈石子五枚，使食之。祥浦畏難不敢嚼。真人白眼怒視，奪去以手出火煨之，再授，使試嚼之，香軟如芋。食其三，竊懷二枚，將以遺母與妻。乃歸探懷，則不可得矣。後母與妻皆死於難。祥浦食石後，仰觀俯察，能測天地之秘。粵寇犯越，佐同邑包立身團練鄉勇，捍衛鄉里。包亦農人，曾遇白老人，即越女論劍之白猿也，授指環一枚，佩之可號召鬼神，呼喚風雨。戒令剿寇銷劫，勿生貳心。後屢擊賊有功，其志日驕，隱萌異念。老人怒奪指環去，遂為賊所殺。祥浦勢孤，遁至北直。年餘，羅真人遣二仙童來為服役，戒茹葷酒，每閉目枯坐，可神遊八表。二童嘗領其魂至四川峨嵋山謁羅真人。山中有洞，白石為門，二童以手叩之，門遂開。洞中別有天地，無寒暑晝夜。有男有女，女皆二八麗姝，坐機織錦，脈脈不語；男皆赳赳健兒，鎮日演武。五兵俱備，鞍馬極多。羅真人年五十餘，鬚髯半白，坐殿中。左右二仙，閉目靜坐，不知名氏。祥浦參拜羅真人，兩傍設短足榻，俱掛帳幔，令趺坐其上，不饑不倦，寢食頓忘。真人謂祥浦終非仙材，命仍返世間，修身立德，終當娶妻生子，以延宗嗣。倘功行不懈，死後可成鬼仙。初，羅真人曾授祥浦一白綃帕，方五尺許，疊折至小，可納耳內。有急時出之，則雲霧四合，對面人不能見，名曰「帕雲」。包敗時，祥浦獨以身免者，帕雲之力也。真人送祥浦出洞，索還帕雲，謂：「承平無需此物，藏汝處復何用耶？」祥浦初名尚雲，改名朝雲。歸越，隱會稽山中，後不知所終。此其宗人陳西堂為予言者。

小喜子

予庚午秋試，闈中遇崇川某生，談其鄉方伯某公事甚詳。初，粵寇蔓延，時某公藉團練名，勒捐斂財，魚肉鄉里，道路側目。會制軍某移節總督兩江，某固某公門下士，每有所求，無不阿唯曲從。某公勢益張，無惡不作。城有大佛寺，氣象莊嚴，某公居然於此設立公廨。號令所出，順之者吉，逆之者凶；生殺予奪，氣餒逼人，真炙手可熱也。尤溺於色，每日到寺中，必召妓者二十人伺應服役。有小喜子者，色尤豔。聞富翁子宗某素與小喜子善，怒甚，立拘宗某至。命跪墀下，厲聲叱曰：「當此軍務孔急，汝家有財，但狎妓而不助餉，何耶！」宗股票唯唯，不敢置辨。某公叱令速捐萬金贖罪。宗求少減，某公怒叱，笞四十。眾薦紳僉為緩頰，卒捐如數乃已。又風人言小喜子家窩藏姦盜，乃籍沒其家，將小喜子交官遣配，人知為某公所眷，無敢問名。既某公召其父母至，勒令署券，為己造室，並聲敘得身價千兩，其實不名一錢也。制軍某既伏誅，某公亦尋為當道所劾，謂「聲名狼藉，眾怨沸騰」，洵實錄也。某公失勢閒居，姬媵甚多，爭妍鬥寵，小喜子獨擅專房，嗾其挾重資與居別院。某公時年逾八十，乃進春藥，朝夕媚之。某公一夜忽頭暈苦渴，小喜子拂褥展簾，慰令假寐。自托烹茗以進，某公儼然睡熟。味爽，呼小喜子不答，自力疾起察之，已席捲重資與所狎嬖童，從後門趁海艘遁矣。某公搔首仰屋長歎，復以手捶胸自責曰：「何苦！何苦！」臥床鬱鬱，咯血數鬥而卒。諸姬媵亦各挾所蓄，風流雲散矣。

里乘子曰：某公逐逐一生，無惡不作。所斂積之財，盡為小喜子席捲而去。當嗾其與居別院時，固已早具深心，惜老奴憤憤，為色所迷，墮其術中而不察耳。臨卒捶胸自責「何苦何苦」，千古小人撒手時，大抵如是。聞其子孫今已式微，里人多揶揄之，良可浩歎！貨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，其某公之謂歟？

某甲

某生又云，方伯有猶子某甲，素無賴，為鄉黨所不齒。方伯既辦團練，乃倚之為左右手，相助為虐。麾下爪牙鷹犬，推巨擘焉。方伯漁於色，甲尤而效之。嘗染惡創，竟體潰爛，剗剗其鼻。有某道士者走無常，見甲在陰司確磨刀鋸鼎鑊，疊受慘刑，目不忍睹。或聞以告甲，乃不自俊悔，而反大怒，謂道士捏言咒己，將援妖言惑眾律，斬道士以警其餘。晨起，舌忽腐斷墮地，口瘡不能傳令，道士倖免於難。甲越日尋卒，身無完膚，臭不可邇。家不能停其柩，急舁出葬，臭血溢出棺縫，沿途滴瀝，路人皆為掩鼻。或謂甲雖死，在陰司猶不免疊受慘刑。足見道士之言之不誣也。

里乘子曰：粵寇之亂，予聞關轉徙數萬里，其歷十三行省。所過郡邑，凡紳董之辦團練捍衛鄉里者，固不乏忠義之士；而藉團

練名以魚肉鄉里者，亦往往有之。嘗自楚入蜀，聞某縣有某紳者，以掛吏議別職家居。其子甲乙等素倚父勢，武斷鄉曲。會粵寇起，甲乙等乃籍名團練，科斂各鄉輸資募勇，為守城計。自將眷屬並輜重細軟等物預遷出城，遠避僻壤，以為可萬全無害矣。然後下令：合城老少婦孺人等，如敢私避出城者，殺無赦；如敢將食用等物悄運一針一芥出城者，殺無赦。先是，明季獻賊出入楚、蜀，某邑彈丸，倖免失守。甲乙等竊計獻賊強暴尚不足慮，粵寇復何能為？又以自己眷屬已俱出城遠避，更可無虞。故斂重資而不肯募勇。亡何，諜者疊報賊至，甲乙等斥其造言惑眾，杖之。賊至愈近，後諜者聞前諜者均受杖，遂箝口而遁。賊至，甲乙等棄城而逃。城陷，屠戮殆盡。賊詢知甲乙等眷屬輦重資遠避僻壤，窮搜得之；殺劫淫虜，受禍尤慘，一家靡有孑遺矣！嗟乎！如方伯某公叔姪，報應顯然，固見天道之不爽。然聞其尚能不惜出資募勇自衛，及身倖免於難；若某紳之子甲乙等，但斂資而不募勇，貽害桑梓，並災及身家，棄城而逃，受禍尤慘。以某公較之，不猶彼勝於此歟！

硃封翁

朱蓮塘封翁，諱宗潘，吾皖涇縣人，世居東鄉黃田村。少業儒，以家中落，改而服賈，累資百萬，好行其德。生平所作善事，更僕難數。性至孝，居父喪，慟幾絕。咸豐六年，粵寇犯涇縣，村人紛紛竄避。翁時奉母家居，母年九十有六，艱於步履。翁聞警，恐母驚悸，秘不敢告，吁天而泣，淚皆成血。賊竟他去，母得無恙，尋以無病而卒。翁年已七十，擗踊號慟，如孺子然。越歲，賊再至，村中劫掠一空。僉謂前次倖免於難，實翁孝心所感也。翁卒之前夕，村人夜行，見輿馬羽葆，燈火紛繁，馳擁鹵簿往村中去。試叩從役，謂：「特來迎硃封翁者。」訝之。詰朝，往探翁，適於平明考終。始悟為陰曹儀仗也。翁享壽八十有一，以季子字典觀察守謨貴，累膺一品封典，誠異數也。